

郭良蕙作品系列

身亡，
发现
他猝然车祸



变奏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台湾◎郭良蕙

变奏

台湾 郭良蕙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变 奏

(台湾)郭良惠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875 印张 2 插页 105 千字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912-1/I·1336 定价:3.70 元

序 曲

接到王教授的电话，我确有点意外。很久未见此公，而且平时又难得通电话，不容易辨别他的声音，偏偏他常和学生们在—保起留住一份年轻，先大卖关子，让我猜了好一阵，多少令我发窘，最后才通报姓名。

“对不起，打扰你写稿了。”

“没有”。时当晚饭之后，我正在闲坐听音乐：

“报上正连载你的大作，《他们的故事》，很引人入胜。”

“请指教。”客套对客套，到现在我仍然不大习惯谈论自己的作品。

“我没有怎么看，因为我不大看连载小说。不过我的女学生都在看，他们正在我这里谈天，谈到《他们的故事》，听说我认识你，非要我打电话给你不可。”

“哦，替我谢谢他们。”我以为话到这里便告一段落，我已经从耳机中听见有女孩子的笑语了。

“他们要我问问你故事是不是真实的？”王教授停了一下，旁边有人打岔，接着又说：“他们问那个萧什么？晓……萧晓什么是不是住在南部？我没有看，名字弄不大清楚，让他们直接和你谈谈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我笑着说，虽然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，我所要谈的已经写进小说里面了，因此这些年我的书里连序和后记都免去。但我为了不使女孩子们失望，我必须表现得很热心。

“郭小姐答应了，你们哪一个来和她谈话？哪一个？机会难得，是你们主动的，现在又都不肯过来。”

我拿着话筒等待着，王教授的话声和女孩子们的笑语混成一片。

“快点！别让郭小姐久等，你们应该叫她郭阿姨。许琪安，雷频，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这么不大方？”王教授转向我笑着解释：“他们不好意思。”

“那么改天吧！”我也如释重负。

“请你再等一下。喂，你们究竟怎么回事？大学生了，还像小女孩，郭阿姨的时间很宝贵，你们再忸怩，她就要挂上了。”

激将法收到效果，我听见里面的喧闹，有人自告奋勇。

“好，你来，于贝伊。”

然后我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嘻嘻笑声连带话声。

“郭，郭阿姨，我叫于贝伊。”

“于小姐，你好。”我放慢声音，尽量帮助她恢复轻松。

“叫我的名字好了，他们都不敢过来，如果我也不过来，对你太不礼貌，其实我也不会说话。”

“不要客气，你读哪一系？”

“我读历史，我对文艺一直有兴趣。郭阿姨，我们天天看《他们的故事》，觉得萧晓倩好可怜！是不是你真的有这样一个朋友？”

“可以说是真的，”我搜索适当的措词：“不过小说和事实多少会有出入，因为小说包括作者的构想。”

在我继续谈话时，对方在吃吃窃语，好像在争夺什么，接着声音变了。

“郭阿姨，我也叫你郭阿姨好不好？我姓雷，雷频，刚才我

不敢和你说话，现在敢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凭话音揣测雷频的面貌：“你和于贝伊同班？”

“不，我是法律系。我们都好同情萧晓倩，我不懂既然她会落到那种地步，又何必当初背叛家庭，制造那么大的麻烦？”

“也许她没有预料到事情的发展，否则她当初一定考虑了，古人训示我们慎始就是这种道理。”

“喂，”话筒又被另一个女孩子夺去：“郭小姐好，我们想向你讨教问题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”

“你是哪一位？”

嘻笑代替了回答，然后由于贝伊接过来。

“她叫许琪安。”

“她没有把问题说出来。”

“于贝伊，要她的地址。”里面话声很急。

“郭阿姨，如果你不讨厌我们打扰你，希望你给我们一个时间，我们去看你。”

就这样他们作为我的座上客。

我站在客厅门前迎接联袂而来的三个女孩，于贝伊在前，雷频居中，许琪安在后，和接电话的次序相同，可能是巧合，但好像是按照体高排列的，于贝伊瘦瘦长长，蓄着长发，五官不算好看，却有很好的气质。雷频的身材很均匀，脸型和眉目都很耐端详，但要仔细欣赏才能发现她的美点，第一眼会觉得她平平凡凡。许琪安比较矮小，圆眼睛，尖脸，有静听别人谈话的习惯，笑起来淡而弯的眉毛微微蹙着，不够开朗。

让罢她们坐定，我望着于贝伊提来的点心盒说：

“这么客气，还带东西来。”

“我妈妈叫我买的，妈妈说我们第一次来拜访郭阿姨，空着手不够礼貌。”

于贝伊一派大方，必然出身于很有教养的家庭，因此我顺便发问：

“令尊在哪里高就？”

于贝伊迟顿了一下，由雷频很快回答：

“她父亲去世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立刻表示遗憾，而且我这时才注意到于贝伊的素色衣着了。

我把为他们准备的咖啡和蛋糕端过来，在闲谈中得到一部分每人的生活环境和喜好。由于许琪安较少发言，我希望多引导出她几句话：

“你不是说有问题要问我，是什么问题？”

许琪安微蹙着眉笑了，脸有点发红。然而她毕竟是法律系的学生，虽有点胆怯，终于轻声说：

“我想问你对爱情的看法。”

“这个题目太大了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郭阿姨，”于贝伊很郑重地望着我；“你认为有永恒的爱情吗？”

“生命都不永恒，何况爱情？”我思索着回答说：“凡是美丽的东西，本身都很脆弱，爱情也不例外，会变质，会褪色，会消失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何必去爱呢？”雷频怅怅地说。

“像你们这种年龄，正是最美丽最乐观的时候，不应该把人生看透。”

“可是我们已经看透了。”许琪安的圆眼睛光彩转黯。

“真的看透了！”于贝伊也在感叹。

“什么使你们这么消极？”我好笑且好奇：“难道是根据自己的经历？”

“我们不敢有经历，”雷频发牢骚：“看别人的经历已经够可怕了。”

“太认真，容易得到失望，人生固然有很多不幸，但是半数是自寻烦恼，我在《他们的故事》里就表现我这种想法，急于得到快乐，结果更不快乐，改善不满，结果更加不满。”

“对，”许琪安点头同意：“像萧晓倩。”

“可是有的人并没有做什么，也会受惩罚。”雷频鼓着嘴说：“像我妈妈。”

“我妈妈也是的。”于贝伊跟着慨然。

“郭阿姨，”许琪安的圆眼睛注视着我说：“我们知道你有的是写作资料，不过我们愿意供给你故事。”

“哪一类故事？”我深感兴趣，虽然愿意供给我故事的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很多，但是对这三个女孩子的热心使我很感动。

“你在报上连载《他们的故事》，我们现在供给你《我们的故事》。”

雷频说罢，于贝伊立刻补充：

“我们妈妈的故事。”

“是，妈妈的故事。”许琪安和其他两人交换着目光，微笑也含忧郁。

我打量三人的神情：

“你们彼此都很了解彼此的家庭？”

“嗯，”雷频点头笑着说：“我们中学就在一起。”

“那真不容易，”我步步增加认识：“你们有几个兄弟姊妹？”

“我只一个。”于贝伊好像触及不愉快的问题，说着皱了皱眉。

雷频失声笑了，然后急忙用干咳掩住自己的笑容：

“我有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。”

“你呢？”我望着许琪安：“兄弟姊妹多不多？”

许琪安努力地张动着嘴，要说话而绞着手指没有发出声，却由雷频回答出来：

“可以说多，也可以说不多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用轻笑表示我的迷惑。

许琪安突然挺直脊背，态度变得很勇敢：

“我妈妈只生了我和我弟弟，其余四个同父异母。”

随着时间加深了认识，三个女孩的种种详述综合起来的分析和推想，并且有照片帮助我对于人物的印象，终于使我立下进行这部小说的决心。

这便是《变奏》的序曲。

变妻之一

1

天微微发亮，慧仙便披衣起来，这种天气一大早离开温暖的被窝确实需要一份毅力。慧仙的毅力是作学生时培养的，现在虽已步入社会算是职业妇女，但仍然不敢懈怠。慧仙轻轻扣钮扣时，向另一张床扫了一眼，床上的棉被和毛毯裹成山丘，连头也缩得不见踪影。慧仙看了有点不屑，但也有点羡慕，她悄悄整理床铺时还在想，如果她住自己家里，会不会也像她的堂妹慧均这么懒散？寄人篱下的滋味毕竟不好过，虽然她没有遭受虐待，但冷落总是有的，小巧的体型使她先天承受到过分的敏感，而她的婶母是个粗枝大叶的女人，心地不坏，但嘴不饶人，慧均也常被指责，所不同的是慧均爽朗豁达，而且这是自己的家，不像她这样凡事多心。

如果不是逃难，她也不会跟叔叔一家从江南的故乡来到台湾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拖不动多病的身体，只有把她交给叔叔婶婶，她已经读完一年大学，学的是会计，凭她的学历插进二年级，这样按部就班读到毕业绝无问题，然而她只读了一学期便不再继续。没有人逼迫她弃学就业，是她自己决定的，她的堂妹和堂弟都需要求学，而叔叔一时没有找到工作，手头的一点积蓄日渐减少，婶婶虽然无意指桑骂槐，但时常唠叨地发牢

骚，内向的个性使她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作了决定，不声不响去应征一家贸易公司的助手职位，那是她在报纸的广告栏里发现的，广告登得很简短，没有注明性别，等她知道这家贸易公司征求的是男助手时，她也知道自己已得到这个职位。

“本来我打算雇用一个男职员，不过你可以试试。”

到现在她已经工作了半年，而每天仍然战战兢兢的像是在试用阶段。

其实就算她时时诚惶诚恐，随时记着经理那句话，也用不着这么早起床。整理好内务，她必须下厨去做早餐，稀饭少说也要煮半个小时以上，她还要为自己并且为堂妹和堂弟装便当。这原是婶婶的事，起初她自动帮忙，日久便顺理成章变成她的份内工作，尤其天气寒冷，婶婶乐得睡懒觉。

“起来了，慧均！”

两个堂弟都能按时到校，只有堂妹总要催之再三，如果不把她拖起来，还要受她的埋怨，清醒时她会怪她不多喊她几次，害她迟到。躺在被窝里，两只脚乱躁，大声急叫：“哎呀！不要管我！”

清晨的都市，道静人稀，慧仙双手插在大衣袋里，人在冷风里有点瑟缩，看起来更加矮小。大概是从大陆来的人改变了岛上的气候，慧仙抬头望着灰暗的天空，双眉忧愁地微蹙在一起，以前听说亚热带的台湾没有冬天，而这里的冬天严寒的程度不亚于江南。日子越来越难熬，去年好像比今年暖和多了，也许是思乡病复发了，赶到写字间时她那张尖尖的小脸发着青而且带着忧郁。

经营西药贸易的万生贸易公司在火车站前面的南阳街，只占一间窄长的房间，慧仙刚开始上班时还是夏天，窗口西

晒，房里像蒸笼一样，好在慧仙瘦小文静，虽然小脸蒸得发红，还能勉强忍受。另外两个男职员便放肆多了，连衬衫也穿不住，索性只穿一件汗背心，起初慧仙很看不惯，但他们的年龄比她大许多，只以尊敬长辈的心情也无法对他们苛责。所幸贸易公司的主东许经理比较顾及礼貌，衬衫领带打得整整齐齐，天气最热时他也不肯把香港衫脱掉。有时慧仙在想，即使他只穿件汗背心，她倒也能原谅他，他的身材不高，但体重可观，人胖怕热，吹着电扇仍然在挥汗，和他靠近时她能看得见他脖子上红成一片的痱子，她有点好笑，又有点觉得他可怜。

按照市场的需要，这家贸易公司经营的多半是日制药品，许万生早年在日本求学，日文能说能写，刻苦起家，除了商业上的应酬，为人本本份份，这方面使慧仙对她的东家很有好感。

早到，也是慧仙上班养成的习惯。灌开水，擦椅桌，这些琐事本来由楼房里几家商行合用的工友负责，但慧仙常常自己动手，辛勤耐劳是她的本性，她一向寡言少语而宁可多做事情。和堂妹住在一起，总是她收拾房间，在这里上班她也需要环境整整洁洁看着顺眼，许经理的写字台在靠窗的地方，用屏风隔挡起来，慧仙每次走过来时，如果没有人，她便对摆在写字台上的相框看几眼，相框分成两面，各有六寸大小，一面是许万生的单人照，这张照片的历史至少有十年，脸上未脱年轻人的稚气，体重还没有开始增加，慧仙每次端详时都会有一种想法，像这样一个年轻人如果出现在眼前，她是否可能爱他？然后她的目光转到相框的另一面，对于那张全家福中间的许经理她立刻打消了这种想法，她不会爱一个年纪比她长十几岁而且有家室的男人，虽然她尊敬他。

全家福除了许万生以外，还有许太太，两人并排坐着，四个儿女大的两个站在左右，小的站在膝前。许太太露着双下巴，一本正经地望着镜头，也许她比许经理年轻，但看起来却要大几岁，女人毕竟经不住岁月的折磨。慧仙注视她的五官时，常常自忖可能她也有过几分美丽，到现在却变成一个平平凡凡的胖女人。

那四个孩子，她也看得很仔细，大男孩十岁，二女孩八岁，下面两男孩五岁和三岁。这都是许经理告诉她的，许经理虽然很少和她闲谈，但有一次发现她过来送文件时目光落在相框上，顺便提了几句。听语气他很重视他的子女。

许经理也问过她的生活情形，知道她寄居在叔叔家里，当时他问她叔叔对她好吗？好像很关心她。而她的叔叔从来没有问过她在这里工作好吗？就凭这一点，她对许经理一直暗暗怀着感激。

另外两个管会计的阮先生和外务员马先生陆续到来，许经理平常也会在九点左右到来，而今天例外。有时他在外面接洽业务，或者有厂商需要他接待，一上午快过完了，许经理才打来了电话。

电话是阮先生接的，放下电话以后他说：

“经理不来了，许太太生病。”

2

许太太生病已非一朝一夕的事，慧仙刚来工作时便听说许太太身体不大好，从那张全家福照片上，她真看不出来一个

胖女人竟然很娇嫩。这也证明上天待人相当公允，只有富贵的人才害得起病，像她瘦瘦小小只有九十磅体重，看起来弱不禁风，平时劳累而且谈不到营养，倘若失去健康真不堪设想！

午间，慧仙独自留在公司吃便当，马先生和阮先生虽然有家，但路途太远，天太热和太冷都懒得回去，就在附近小店里填肚子。他们有时约她一起去吃东西，但她总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。他们也知道她的便当贫乏得可怜，带咸菜豆腐乳的时间居多，肉和蛋则难得一见，她虽然这样清苦，却从不发出怨言。

天冷，无处可去，从小店回来，泡杯茶，吸着烟，两人闲聊着。慧仙一向沉默寡言，在旁边翻看报纸，一面有意无意地静听他们的谈话。

瘦长的阮先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的，和马先生完全属于两种典型。马先生也是中年人，但矮小粗壮，言行举止都比真实岁数要年轻。两人由西乐行情的题目转到健康上，于是很自然的谈起许太太的病。

“恐怕要动手术。”阮先生语气很重。

“开刀也不见得能治好，不信打赌！”马先生以内行的姿态说：“我有个亲戚和许太太以前算命，说她三十四岁有一关，大概就是这一关。”

慧仙被两人的谈话深深吸引住，她记起幼时在故乡也有算命先生到家里卜测凶吉的趣事，有的是盲者，有的用黄雀求卦，当时她年纪小，还不懂得人生的悲境，在一旁看得很有趣。到今天她已渐谙世事了，虽然她不相信江湖术士，但她不能完全否定命运一说。尤其她听见许太太的健康情形和算命连在一起，格外引起她的注意，因此她忍不住轻声询问：

“阮先生，许太太生什么病？”

阮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便被马先生抢先说：

“肚子里长瘤，绝症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点治呢？”慧仙根据自己的常识表示意见。

“早没有发现，”阮先生说：“只觉得不舒服，不知道是什么毛病，而且许太太的身体一向很好，也没有特别在意。”

“这一下子麻烦了！”马先生叹息着表同情，但他的脸上仍然像平常一样开朗：“留下四个孩子，看怎么办！”

“也许还有希望。”阮先生心地忠厚，不肯往坏处推想。

“我看凶多吉少，不信打赌。”

不信打赌是马先生的口头语，没有谁真正和他打赌，他也并非真要打赌。

“许太太真没有福气，刚嫁给经理的时候跟他很吃过一点苦，慢慢熬出头来，偏偏身体又坏了。”

“经理倒有福气，中年丧偶，可以再娶个年轻漂亮太太。”

“也不那么简单，”阮先生对马先生的油嘴滑舌不大以为然：“万一许太太有个好歹，留下四个孩子够他麻烦的。”

“有钱就不在乎，再多的孩子也可以交给佣人管。”马先生说着一阵假咳，言未尽兴突然打住，因为他发现门被推开，许经理走了进来。

3

许经理坐在写字台前通了几个和业务有关的电话，分别关照一些事项，停留了不到一小时便又离开了。

人一走，马先生又继续高谈阔论，阮先生在工作方面也有

一份老马识途的油滑，两人认定经理不会再来，四点刚过，各找理由而早退了。

慧仙也可以早走的，但她告诉自己必须守到下班的时候。外面开始下细雨，气温更降低，这间房本来很挤，剩下她一人却显得空旷无比。慧仙隔着窗向外面张望，灰沉沉的暮色给她的心头增添一种无名的感伤，她对于眼前这个城市很陌生，这个城市也把她当作陌生人一样，她无所依持，无所凭借。她有住处，却没有家，她缺少爱，也缺少关怀。思乡症又复发了，她的眼睛潮湿起来。

真是愚笨！她抹去眼角的泪花，责备着自己。也许是环境太寂清才使她产生消沉的想法。这一向她生活繁忙情绪稳定，撇开许多初离家乡的依愁，那时她常在夜晚悄然饮泣，堂妹睡得很酣，一点也不知道她内心的哀怨。

当她恢复冷静时，她也有坚强的一面。她用现在把过去和未来分开，过去已不再属于她，未来尚待创造。寄人篱下的情形不会永久，固然她失去了以往的家，但她可以建立另一个家。

有关这个问题，渺茫而且庞大，她只有一个概念，却不知如何实现它。她从未结交过异性朋友，主要她胆怯而又保守，她像一朵白色的小小雏菊，在学校里的男同学都把目标集中在耀目的女同学身上，也有人对她欣赏，但她尽量躲避，别人也就失去了耐心继续努力。上班以后，她更没有机会结交异性朋友，虽然她想拥有自己的家，却无从着手。

门外的走廊一阵阵脚步通过，提醒了她已经到下班时间。回去吧！虽然那不是她的家，却也是个栖身之所。转过身来，一眼望见许经理的写字台上的照片因光线幽暗已人影莫辨，

但她凭记忆还可以看得很清晰，也许阮先生和马先生的谈论是真的，许经理的神色确实有点仓惶，她很想问问许太太的病，然而许经理来去匆匆，她找不到机会发言。

这座被各家公司行号辟为写字间的楼房，在白天人声嘈杂，川流不息。当慧仙离去时大家都已离去，走廊上静悄悄的，只有一家公司赶夜班，听得见里面劈劈拍拍在打字。一天就这样完了！慧仙慢慢步下破旧的木楼梯，不但没有轻松之感，反而有些怅然。生活中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事，要走一段路搭车，下了车还要走好一段路才到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家里，回去以后也不得休息，必须帮助婶婶下厨，逢到婶婶打麻将，做晚饭的责任整个落在她肩上。劳累吃苦她倒不在乎，她惟愿饭后享受一段清静的时刻，不幸她的堂妹在她耳边不断饶舌，虽然她一百个不想听，也非听不可。即使她的堂妹不在家，她仍然无法得到清静，两个堂弟打打闹闹使她深受干扰，婶婶把大声谈话的特点遗传给儿女，三个孩子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响亮。她实在不懂她的叔叔怎么容忍的，也许和她一样，环境越吵他越沉默。

堂妹的生活范围比她宽阔多了，常常到同学家跑跑，也常三三两两去看场电影，回来大谈其见闻，直到谈倦了才倒头睡觉。于是一天又完了！明天又是另一个同样的日子，黎明起床，忙早点，装便当。

慧仙突然停住脚步，已经走了一大截路，穿过路口便到车站了，而她怔怔地摸了摸挽在手膀上的提袋，伞歪了，雨水滴在她细柔发丝上。她懊丧地把伞扶正，重新顺着原路走回去，因为她记起她的便当盒没有带出来。

一面走，一面自责粗心大意，其实她平时做事很细致，绝